

人物迷林

张恨水与毛泽东、 周恩来的交注

张恨水不仅是家喻户晓的作家，而且是极有正义感的报人。在抗战年代，他曾用手中的笔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一段深情。

张恨水先生是中国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最负盛名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大家 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都曾在当时引起轰动，仅《啼笑因缘》就被先后 7 次改编成电影 近几年来他的《夜深沉》、《啼笑因缘》、《丹凤街》等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映。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内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巨型多卷本《张恨水全集》 仅中长篇小说就达百余部数十卷 还有诗词、散文、随笔、创作文论等卷，可见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张恨水先生是一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新闻记者和作

家。长期以来把他划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作家是极不公正的。其实，人们只知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对他本人的经历并不太了解。张恨水先生一直是追求进步和与黑暗势力抗争的。他青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只身来到北京投入新闻界。30年代在北京创办“北华美术专门学校”，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特别行动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的据点，张恨水心里明白但不反对。抗战爆发，他以极大热情宣传抗日，写了大量小说、诗词、文章，疾呼抗日救国，因而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后来避走南京，除继续办报宣传抗日外，还以文人之身请缨组织家乡游击队。张恨水一生属守公正中立立场的新闻记者，不但厌恶官场来往，而且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和文化团体，但当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立即参加，并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尤其是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就更不太为人所知。特别是周恩来一直关怀张恨水先生，并对他有极为中肯、公正的评价。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 110 余部中、长篇小说（说他是中国创作小说最多的作家并不是虚誉），但他大半生一直在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写小说完全是业余。他 24 岁时进入报社工作，从此便以新闻和写作为生。1938 年 11 月 15 日《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张恨水于此报编辑副刊。当时《新华日报》也迁来重庆，周恩来、郭沫若皆从武汉来到重庆领导工作。两家报社相距不远并常有来往，周恩来很关心《新民报》，因为郭沫若与《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为挚友，所以他特地向郭沫若询问了《新民

报》的有关情况。《新民报》曾遭日寇飞机轰炸，损失颇为严重。《新华日报》得知后，曾送去罐头、火腿、饼干、香烟等大批物资进行慰问。两家报社患难与共，互相慰问（《新华日报》职工宿舍也曾遭受敌机轰炸），同仇敌忾，关系是很密切的。

1939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的数位留守人员被杀害，一时全国哗然。张恨水对这种“相煎何急”的暴行悲愤万分。当时，董必武曾将讣告寄给赞成团结抗日的各界进步名人，张恨水也收到了一份，他当即写了一副沉痛的挽联：

抗战无惭君且死，
同情有泪我何言。

写毕，他请堂弟张效良亲自送到新华社董老手中。张恨水的诗词功底很深，这副挽联堪称文情并茂。所以，次日《新华日报》登出各界名流的悼念诗文，第一篇是邵力子老先生的（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参加过筹备中共一大成立），第二篇便是张恨水的那副挽联。这些诗文挽联在当时影响很大，周恩来对张恨水先生的正直和文采由此有所了解。从此张恨水始与周恩来、董必武交往。

周恩来高度评价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和他的爱国之心 而这个一直以“无党派”人士自居的文人 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进步作家之一。

张恨水当时除办报外，一直热情地创作抗日题材的小

说如《虎贲万岁》、《东北四连长》、《巷战之夜》、《潜山血》、《游击队》等。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很反感如张恨水写《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因触犯安徽当局，尚未登完，即被腰斩。在重庆写《疯狂》，也被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百般限制。但是，重庆《新华日报》却非常热心支持张恨水先生创作有关游击队题材小说。因张恨水缺乏生活素材，他要求搜罗一些有关资料。《新华日报》资料室并非公开借阅单位，但对张恨水先生的要求却无不答应，允许他任意索观有关文件。张恨水看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大量资料，认为是可歌可泣，非常感动。同时也非常感谢《新华日报》提供的帮助。

1942年秋，《新民报》同仁想向周恩来请教时局的发展，周恩来欣然应允。

一天晚上，张恨水和几位编辑同仁在《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家中恭候周恩来的到来。重庆的秋天阴雨连绵，陈家门口小路上狭窄而又泥泞，且无路灯，主人有些担心，便打着手电筒去街口迎接。不一会儿，周恩来双脚沾着稀泥来到了，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中山装，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落座之后，周恩来与大家谈起了时局发展等若干问题，在谈到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时，他特别提到了张恨水和他的小说。他风趣地对张恨水先生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在重庆期间创作并在报纸上连

载的一部章回体小说，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关注，张恨水本人也因此受到了特务机关的注意，他的来往信件开始受到检查。后来小说连载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重庆特务机关出面邀请张恨水吃饭，委婉地威胁张恨水先生“是否有意到息烽（国民党的一个集中营）一游？”张恨水后来限于压力而被迫停止连载。但这部小说后来仍然出了单行本，而且延安也及时予以出版发行。对于延安翻印出版《八十一梦》张恨水先生是一直感到亲切和光荣的。特别是这次听到周恩来的鼓励和肯定，他更感到亲切和莫大的鼓舞。难怪张恨水先生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张友鸾，在1981年写《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回忆文章时还在感慨：“延安当时出版发行《八十一梦》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张友鸾先生还感慨周恩来那次座谈中对张恨水“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踰华袞之赠”。这证明周恩来对张恨水的评价不仅鼓励了张恨水本人，而且也对张恨水的朋友圈起到了鼓励作用。由此也证明，周恩来不仅认真读了张恨水的作品，还对张恨水本人及作品有深刻的了解，否则周恩来不可能作出那样言简意赅、精当准确的评价。

张恨水一直以无党无派自居，抗战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他唯一加入的一个团体。他一直坚持抗战救国的创作方针，写了大量的抗日题材作品。周恩来很了解张恨水先生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来交往。周恩来和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也一直关怀着

张恨水先生。

1944年 恰逢张恨水先生 50寿辰和小说创作 30周年纪念 日，重庆新闻界和文艺界欲联合发起纪念庆祝活动，但因不喜张扬的张恨水极力反对而中止。朋友们只好在报上发表了祝贺文章来表示纪念。

引人注目的是，1944年 5月 16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张恨水先生主持副刊的《新民报》发表文章《精进不已》 祝贺张恨水 50岁生日，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他还认为张恨水先生是“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进步作家，并热切希望他在今后永远“精进不已，自强不息”。这篇文章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潘梓年是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又是中共党报《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他写文章祝贺张恨水的生日，自然有代表性。

更令人注目的是，同日的《新华日报》以醒目位置刊载了题为《小说家张恨水先生创作 30周年纪念》的生辰纪念消息，并特意配发了一篇短评。

短评写得很有人情味，也很有说服力，张恨水先生在看到之后很受感动。他是个纯粹游离于政治党派之外的人，《新华日报》是中共的党报，周恩来又是中共高层决策人物之一。发这样的评论，说明了周恩来对张恨水及其作品影响的重视。周恩来本人是一个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的人格魅力当然会使张恨水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为之折服。这就使周恩来和张恨水的交往和友情一直延续了数十年。

在重庆，毛泽东与张恨水单独长谈，似乎两人都相见恨晚，张恨水后来对家人说：“毛泽东学识渊博，很不一样。”

1945年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很多人。经周恩来介绍，张恨水始与毛泽东结识。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先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后来，毛泽东则约定时间，单独晤见张恨水先生详谈。张恨水比毛泽东小两岁，属于同辈人。经历、事业都不一样，但两个人在当时几乎都是家喻户晓，因而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自然很多。毛泽东在重庆的各种公私会见，均由周恩来周密安排，他与张恨水的会见虽由周恩来安排，但周恩来并没有参加谈话。毛泽东与张恨水先生的这次单独长谈共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亲送张恨水先生延安生产的呢料和陕北特产红枣、小米。

张恨水先生很兴奋，回家后颇有几分神秘地对夫人说：“这是延安的小米、红枣！”并立即让夫人熬成粥让全家分享。他还激动地对夫人说：“毛先生有渊博的知识，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后来回忆：“那时我们兄妹是第一次喝小米粥，不但觉得好吃，还带着几分神秘感。父母亲当时所想的，就要比我们深远得多了。”

但是，毛泽东与张恨水的这次单独晤见却留下了一个谜团。

首先，在重庆期间毛泽东极少会见个人，除非像柳亚子这样青年时代就熟悉的挚友。像邵力子、谭平山这些建党时期的老同事，毛泽东也是一起会见的，即使党员作家

或与党有特殊关系的艺术家，毛泽东也大多同时见面，如徐迟、马思聪二位。像张恨水先生这样从未见过面的党外作家，单独会见则颇罕见。再者重庆谈判期间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几乎是寸步不离，按理说会见时周恩来应该在场。

而且，关键是这次单独晤见的内容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毛泽东自然不会说，也没有时间去说。但张恨水先生在解放后不仅未写过回忆文章，口头上也从未向第二个人谈及单独晤见的详细内容。他唯一留下的亲笔撰写的文字只有建国后所写《我的创作与生活》中的简短数句话：“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建国后，张恨水的子女们都长大了，他们对这件事仍然感兴趣，便向父亲询问。女儿张明明问过父亲，但那时张恨水先生已口齿不清楚，没有详细叙述，只笼统说毛泽东谈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张晓水、张二水、张伍写的《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中也只是简单说长谈两个多小时：“毛主席很关怀父亲的生活，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且还和父亲谈论了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张恨水的女儿们还分析过：“可能因为父亲写小说多以言情为纬，以社会为经，所以谈了些写爱情和人性爱的问题。”

但是，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张恨水于1967年逝世，他把这个谜团带走了，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谈写爱情问题”的两个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张恨水先生为什么不愿详谈而埋藏在心底呢？为什么连子女们也不告诉呢？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解放后也从未写过回忆文章。老作家周瘦鹃也受到毛主席的几次接见，他不仅写了不少诗记述，还专门写了回忆文章发表。与此相比，张恨水的缄默确实是个谜。

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当年风靡一时，尤其是言情小说更是几乎家喻户晓。以毛泽东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他当然读过张恨水的小说，何况延安还印行过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事实证明毛泽东读过张恨水的小说绝不是一种。张恨水的同事、也是《新民报》记者的赵超构先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谈及过张恨水的小说，以为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写得很好，具有鼓舞大家抗日的意义。如果毛泽东与张恨水在重庆长谈，其中毛泽东主要谈的是“写爱情的问题”，那么他无疑也应该看过张恨水言情小说的主要代表作。毛泽东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他自己就写过若干爱情题材的诗词作品，所以他与张恨水谈及写爱情、人性爱的有关问题是很自然的，甚至很有可能对张恨水谈及他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或许正由于如此，张恨水才会讳莫如深、缄口不言，觉得不便于也不应让外人所知。

从另一件事上也正好反证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毛泽东擅写旧体诗词，但他从不愿公开发表。毛泽东到重庆后与老友柳亚子重逢，柳亚子索要毛泽东的诗词新作，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柳亚子和了一阕，连同毛泽东的原作一起送给《新华日报》，要求两首诗词一起发表，但《新华日报》却以有规定为由，只发表了柳亚子

的步韵和作。毛泽东与张恨水相识见面之后，很欣赏他的文采。周恩来的秘书将毛泽东咏雪词转给张恨水，并告之这是毛泽东所作，请他和一首（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毛泽东请周恩来转交张恨水求和，那时毛泽东还未离开重庆）。张恨水先生拜读之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磅礴、非同凡响，而不能奉和。但是他很高兴能在《新民报》发表。后来此词刊于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副刊，署名“毛润之”。词后还加了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为青年法，尤不足为个人道也。”次日之后，《新华日报》始予转载，进而轰动山城。由此看来，发表诗词可以做主，而谈话却不可以外传，由此可见张恨水先生对这两件事是各有分寸的。

不久国共双方破裂，张恨水与毛、周二人便未再见面。重新聚首已是在1949年以后的北京了。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张恨水。毛泽东对张说：“为工农兵服务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巧妙帮助张恨水躲过劫难。

1945年以后，张恨水先生到北平（今北京）《新民报》工作。1949年春解放军进入北平。但张恨水此时因患脑溢血右半身不遂，为治病家人付出了昂贵的医药费，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正在此时，周恩来派人来看望张恨水先生，并邀请他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

才知张恨水先生生病状况。周恩来遂指示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张恨水先生由此可以安心养病，身体也奇迹般地恢复了。

1955年春节，全国政协组织春节团拜会，张恨水先生受到邀请，并与毛泽东会见。这是张恨水自重庆一别10年后再次见到毛泽东。因为等于是旧友重逢，所以张恨水并不感到拘谨。毛泽东关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

张恨水回答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

张恨水先生解放后因为生病确实未写过有社会影响的新作，只是根据民间传说写过《梁祝》、《白蛇传》等历史小说。大概是毛泽东对他的回答印象很深，所以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就委托周扬向张恨水转达他自己对张恨水创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张恨水听了毛泽东的意见，自然在写作上没有什么负担，直至1963年，他创作了《孟姜女》、《孔雀东南飞》、《记者外传》等共8部中、长篇小说，还写了不少讴歌祖国新貌的散文诗词。

同年，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张恨水也出席了并又一次见到毛泽东。茅盾将张恨水向毛泽东介绍时说：“这是张恨水……”

话未说完，毛泽东便连说：“还记得，还记得。”

在毛泽东与张恨水握手时，茅盾在旁边插话，说某某小说就是张先生所写。大概是茅盾有所误记——其实茅盾

提到的那部小说是一部伪托张恨水之名的伪书。

张恨水恐毛泽东误会，便立即更正：“那是伪书，并非我写。我写的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因为张恨水一直把这两部作品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所以才郑重向毛泽东声明。这以后，张恨水先生还列席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二届二次全会等重要活动，听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但是再也没有和毛泽东单独晤谈了。

然而，张恨水先生和周恩来的交往却很频繁。因为张恨水出席政协会议多，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他，每次见到他都会亲切的询问张恨水先生的各种近况。

毛泽东送给张恨水的那套呢料，他做了一身中山装，每逢参加会议都要穿上；衣服褪色了，张恨水就把它重染了一次。一次春节政协组织团拜会，张恨水先生受到邀请也去参加了，他依旧穿着那身中山装前往。恰逢周恩来在门口迎客，看见张恨水穿着那身染了颜色的中山装，以为张恨水生活有困难，连忙询问：“你现在的的生活有困难吗？”

张恨水忙笑着回答：“没有，没有，现在很好。”他见周恩来望着自己那身旧中山装，便解释到：“我生活很好，还有再版稿费。这衣服料子是 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送我的。”

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你把颜色染了，我没认出来。好，你没忘旧。”

团拜之后，张恨水先生回到家中高兴地给子女们讲了此事，他又感动地说：“总理真细心。很细小的事情他都

会注意到 国家还有那么多事等着他去办 他太辛苦了。”

早在 1949 年 7 月，张恨水先生就参加了中国作协，他是当时通俗小说作家中唯一的入会者；据刘绍棠回忆，张恨水先生当时编在“小说二组”。此后张恨水先生又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 年张恨水先生因患病创作很少，生活受到影响。周恩来得知后很关注，亲自签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书”，特聘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使他晚年的生活能够得以安详而愉快。

“文革”伊始，红卫兵到处抄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女儿张明明问父亲是否害怕？张恨水先生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说：“红卫兵来了，我告诉他们，是周总理让我到文史馆去的。”后来由于街道居委会的保护，张恨水先生才得以躲过了抄家批斗这一劫难。

1967 年正月初七，张恨水先生再次突发脑溢血猝死，享年 73 岁。

张恨水先生晚年曾写过一首《元旦示儿》：

照恨梅标岁月赊，文章老去浪淘沙。
涉园须解怜花草，敬祖才能爱国家。
手泽无多惟纸笔，心铭小有起云霞。
一鞭追上阳关近，莫让前程绿影遮。

这是晚年的张恨水先生在教育他的子女，热爱祖国，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做出贡献。张恨水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尊敬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毛泽东、周恩来。他虽然从来不曾写过文字来炫耀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但他心底无疑会永远珍藏那些令他感到温馨的记忆。

从《元旦示儿》诗中，凡是了解张恨水先生的人，谁不会感到那颗正直的、充满爱国激情的心在跳动呢？

张大千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

1976 年，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张大千在海外漂泊了 27 年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定居。他经过考虑，决定去台湾省定居。

张大千去台湾是有着种种原因的。

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后，张大千与国内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他非常想了解国内的情况，1972 年，张大千托香港的朋友给国内的几位子女汇款，但不见回音。他又给在成都当小学老师的女儿张心庆去了一封信，这信张心庆是收到了，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快背下来了：“……美与大陆虽无邦交，但已有往来，汝可将情况前去申请，必可得其准许。外孙女小咪，父所极